

◎ 文 娛 資 料 ◎

# 獨幕劇集



河南省人民政府文教廳編選

## 獨幕劇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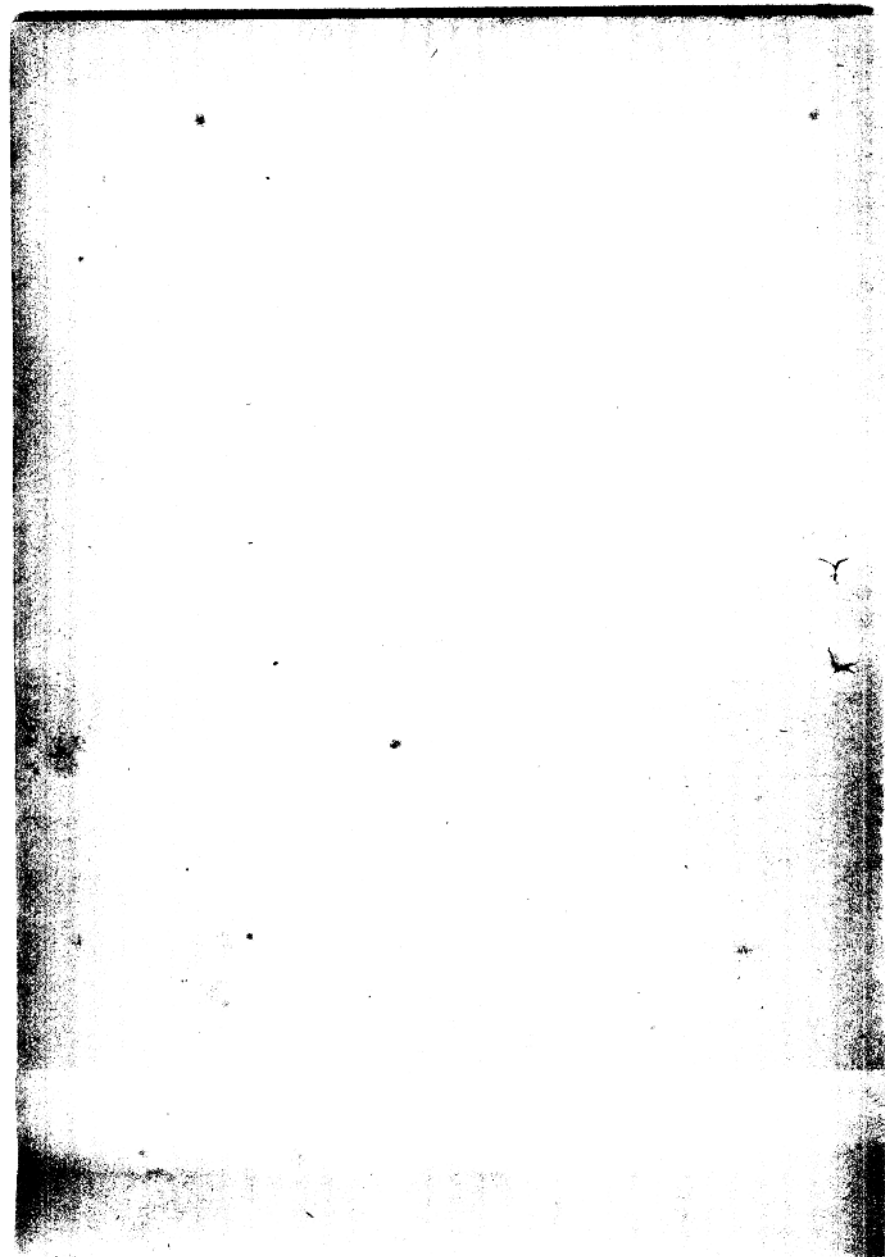
|            |        |
|------------|--------|
| 終期結婚.....  | ( 19 ) |
| 槍.....     | ( 19 ) |
| 走向一條路..... | ( 43 ) |
| 一張通行證..... | ( 73 ) |

# 緩 期 結 婚

——紅五月競賽中的小插曲

（獨幕話劇）

路 溪



**時間：**一九四九年，五月中旬；紅五月生產競賽初期，某日下午六時半。

**地點：**某鐵路機廠，廠內空地。

**人物：**李競新——二十二歲；電鉗匠。簡稱新。

杜小興——十八歲，鑄工學徒。簡稱興。

張培耘——十九歲，某紗廠女工。簡稱耘。

李大媽——五十歲，競新的母親。簡稱李。

張大媽——四十五歲，培耘的母親。簡稱張。

老王——六十五歲，稽核室工友。簡稱王。

**佈景：**一條鐵路橫過舞台前端。

台右，一部電鉗機，一個電鉗架，架兩旁堆有烟管。

台左，橫放兩孔橋樑，一堆廢鐵爛管子。遠處，工房、大烟囱電線桿，隱約可見。

(幕開)電鐸匠李競新正聚精會神地鐸鍋爐上用的烟管。電火花閃耀着絢爛耀眼的光輝。

(杜小興上)

興：(悄悄走到競新背後，瞅了一會——)咳！李競新！

新：(冷不防，吓得一怔)小興，你這搞蛋鬼！你沒看正幹活嗎？

興：正幹活！下班半點鐘了，活還沒幹完？你這快手李我看改成慢手李得了！

新：你看還是幹什麼啦？

興：鐸烟管唄！

新：別小看，這是點要緊的活。一五六九號鍋爐不是修好了？今天晚上壓水，明天就交。夜班上班前這烟管非鐸好不可。咱還是加義務點呢。

興：加義務點，好！(豎起大拇指，但緊接着——)可是，這回幹饒跟上回不同了，光憑加義務點爭不了模範啦！

新：咱知道，要提高質量，提高工作……(想不上效率兩個字來了)反正是活兒幹得地道、幹得多，還得省工省料！這些咱都能辦到。你看這一堆廢鐵爛管子，有鬼子的時候留下來的，有國民黨的時候留下來的。現在咱抽空兒加個義務點，該鐸的鐸，該接的接，都得讓它翻翻身起點作用！

興：好，幹吧！你們電鐸班向我們鉚工班挑了戰啦，我們也應了戰啦，可別忘了！

新：放心，一輩子也忘不了！你們幹到那兒，我們幹到那兒；不誤活，不翻工，有說不開手的活兒加義務點，還要盡可能抽出人來幫別的班。今天我們就抽兩個人幫幫別班幹去了。

(4)

興：別光看見自己的好，看不見人家的好，咱們焊工班也落  
不了後！

新：反正誰的好也昧不了，競賽完了比比看！這時候我就敢  
說：我們電焊班要超過不了任務，爭不了模範班，我們  
就算栽了跟頭！我快手李這三個字也一筆勾消！

興：我看人話先不要說到頭裏！別看上次你們佔先了，這次  
就不一定！

新：咱一向就是說得到做得到！

興：好，記着！

新：話從咱嘴裏說出來就沒個忘！

（老王上）

王：競新，你媽找你來了。

新：我媽？

王：這麼大的喜事，怎麼你還把它悶到肚裏？

興：喜事？

王：小興，你也不知道吧？

興：不知道！

王：人家競新明天就結婚啦，還瞞着咱呢！

興：明天結婚？

王：明天，他媽說的！

興：好啊，明天結婚還瞞着咱姓杜的！

新：唉，我和我媽說好錯日子了。

王：怎麼，你還不想公開啊？

興：你們想不掛招牌就開張啊？那不行，明天找你們算賬去  
。張培松啊！她安生不了！

新：小興別胡說！

王：張培松？——張培松是誰？

興：張培耘就是李競新他那一半！

王：競新的對象叫張培耘啊？

興：你才知道？

王：（作思索狀）張培耘，張培耘……好像在那兒見過這個名？

興：報紙上吧？張培耘是××紗廠的模範女工，常上報紙呢？

王：（恍然大悟）噢！是是！就是在報紙上見過。咱們競新也上過報紙，上次競賽也是個模範。模範配模範，這真正再好也沒有了。

新：（暗自尋思，像是沒聽見他們剛才的話）我們說好了，我們說好了。

興：當然你們說好了，說不好硬來還行啊！

新：唉，我們說好往後錯日子啦！

興：別裝蒜了，鬼才信你？

王：好，你媽還在等着你哩，快去看看。別加義務點了吧？活兒不很要緊就早點回家。明天我們給你賀喜去。

新：不行，明天不能結婚，正競賽的時候，活兒要緊。老王，你快給我媽說，讓他先回去吧，我脫不開身。（要歸烟管）

興：看！越說他越拿上勁兒了。

王：唉，不要耍小孩子脾氣，你媽找你來了怎麼能不見？

新：夜班上班前還烟管得鏢好。

王：那就少說幾句，回來再幹。

興：別不好意思了，快去看看吧，回來再幹誤不了，還有一點多鐘呢。

新：（走兩步又回來）把機器丟到這兒，怕來來往往的人給

弄壞了。要不，叫我媽到這兒來吧。

興：這也好，這兒離門口也不遠。

王：好，那我就跟你媽到這兒來吧。

（老王下）

興：競新，你真不够朋友。

新：明天真不結婚！

興：你媽還說假話？

新：我媽本是讓我們明天結婚，培松她媽也願意。可正趕上競賽的時候，結婚就得就誤工作；我和培松一商量，我們都同意競賽完了再結婚。我和我媽早就說過了，她總是不願意，這兩天又和我說，我說：「說什麼也不行，一定得競賽完了！」不知怎麼這又找上來了。

興：你和培松商量定了？

新：競賽剛開始就商量定了。可是，競賽以後這十幾天我們就沒見過面啦！

興：那也許培松熬不住了，她也想明天結婚了。

新：（作打興狀）……。

興：（一閃）……。

（李大媽上）

興：李大媽！

李：小興也在這兒？

新：媽！

李：傻孩子，你怎麼還不同去呀？我跟你叔叔忙了一天，把房子都打整好了，怎麼等也等不着你了？！

新：正競賽哩，我不是說過幾百回了？

李：競賽也得結婚啊！這是一輩子的大事呢！

新：不管多麼大，結婚總是個人的事；競賽，提高生產是大

夥兒的事，與……與全國都有關係，還是競賽要緊。

興：結婚也是爲生產啊。這，還與全國也有關係呀。

新：你開玩笑也不看時候！

興：（吐吐舌頭，不再說什麼了）……

李：（並沒理會到小興的玩笑）我不和你們扯這麼遠！婚，到時候總得結呀！

新：結婚就得耽誤競賽！

李：結婚有什麼耽誤？

新：一結婚我和培耘都得告兩三天假，兩三天不上班，不做工，這不是耽誤是什麼呢？

李：我看你真是鬼迷了心竅啦，耽誤兩三天也算耽誤？

新：還怎麼不算耽誤？每人都告兩三天假，生產任務都完成不了，還怎麼行呢！媽，還是那句話：競賽要緊，不能耽誤，還是過了競賽再說吧。

李：日子可說什麼也不能改，這是我找南小街王先生看的日子，說這幾個月就明天這個日子好。誰家修房蓋房婚喪嫁娶不是找王先生看日子，王先生不能看差了。

新：媽，你真是……

興：李大媽，明天這日子怎麼好法？

李：黃道吉日、五龍抬頭哩！五龍抬頭的日子可是不容易碰到！

興：這五個龍都是什麼龍啊？

李：你看你這孩子！

新：媽，你那封建腦筋怎麼還不改一改？什麼五龍抬頭六龍抬頭，那一天結婚不是一樣啊？

李：我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明天得把婚結了。這不是我給你把什麼都預備好了？（拿出買來的綉着「白頭偕老」的

枕頭皮，兩支大紅蠟燭。）

興：這真是不錯！（拿起枕頭皮）『白頭偕老』，白頭偕老不如紅頭偕老好！

法：小興，你淨說傻話，也不勸勸你競新哥？

興：（鄭重地）什麼都準備好了，我看就依了太媽的話，明天把婚結了吧！爲結婚就誤一兩天也不算什麼！

新：你是不是想讓我把剛才的話當了放屁？！

興：（作惱怒狀）人家好心好意勸你，拿這種話頂人家。

李：他越長越昏了，還不如人家培耘哩！人家培耘今天就沒上班，把什麼都準備好了。

新：（一聽說培耘，動了心）培耘沒上班！？

李：人家那有像你一樣，明天結婚，今天下了班還不回家？

新：培耘不是和我說好了，也願意競賽完了再結婚？

李：那是過去的事了。今天上午人家培耘就讓她媽送上信兒來了，說明天一定結婚。

新：怎麼培耘也不和我商量？

李：這個事人家那好意思找你，讓她媽來說一聲不就行了？

新：你沒有說什麼？

李：（看看有效驗，大膽地按照預定計劃更進一步）我說了，我說俺競新願意再等幾天。人家說：『那可不行，了了這一宗事心淨了，老拖着拖到什麼時候呢？要結就明天結，明天要是一定不結就退了算了！』這話我剛才還不願意讓你知道呢！

新：這是誰的話？

李：（支支吾吾地）培耘讓她媽來說的。

興：就是那樣，準是熬不住了。

李：到時候了，人家誰不願把這事早點過了呢？

興：可也是，競新，趕快把烟管焊好同去吧。

新：（上了圈套）改變了主意也不先和我商量商量！她不好好競賽，也想拖住我！她不爭名譽，也想讓我栽跟頭！還是成心讓人家看笑話。

李：快走吧。

新：（但更堅決了）不，明天就是不結婚！她要退婚那就退吧。

興：說是說，鬧是鬧，你怎麼當真了？

李：你不要覺着妳長大了，翅膀硬啦，我管不了你了，你想退就退？你捨得我還捨不得呢？！

興：李大媽，別急，我有辦法。這件事包到我身上，我保險讓他明天結婚就是！

（老王上）

王：好了，好了！光你們倆倆還不齊全，培耘也來啦！

李：培耘來了（有些不放心）？

興：好，好，好！讓這小兩口當面談談吧。（對新）咱說不服你，有人說服你。培耘那個小嘴兒啊，有兩句話就把你說軟了！

新：你真討厭！

興：我討厭，有你不討厭的！

李：她，她，她在那兒。

新：真是的！老王，你給她說，我下了班去找她，讓她先同去吧，活兒要緊！

李：（怕出毛病，提議）她也同去，你，你也同去……明天把婚結了，什麼事也沒有了！

王：可是，我讓她來了。

新：來了！（掏手巾擦臉）

（10）

李：好孩子，聽我的話（拍打他身上的土），她來了不論她怎麼試驗你，你就說明天結婚，可不要再說別的！要不，她一不喜歡，可……可就把事兒壞了！

新：（並未注意）

（培耘上）

李：（擔心地）培耘？

耘：李大媽，你也在這兒？

李：（把板拉過去，耳語）……

耘：（搖搖頭，走上前去）……

新：（不知頭一句說什麼好）妳……

耘：（也歪了頭一句該說什麼）你……

興：別光妳啊你的，培耘妳光看見他了，就沒看見我？

耘：（也不示弱）漏不了你這一塊！

興：別和我整勁兒，有本事勸勸競新，他正生你的氣呢。

王：（向興使眼色）……

興：（作個鬼臉）……

王：（對興）讓他們在這兒說……說話，咱們走吧。

（王拉興下，）

李：競新正幹活兒呢，我看你們倆也沒什麼說的了。既是定下了，誰也不要三心二意了，咱還……還是明天！我看你們都……都回去吧！（她的話一直沒引起兩方面的特別注意，只增加了誤會。）

耘：你還沒下班？

新：沒有，活兒還沒完！

耘：我以為你今天沒上班呢！

新：競賽的時候咱，怎麼能不上班？

耘：競賽的時候，說得倒好聽！

新：哎，培耘，妳這話從那兒說起？

耘：從那兒說起？總有個緣由！

李：（小聲對新）看是不是？（對他倆）我看們你誰都不要不喜歡了，明天把事過了就好了，快，快回去吧。

新：十來天不見面，想不到妳變樣兒了。

耘：十來天沒見，我沒變，倒是你變了。

新：妳說的變跟我說的變不一樣。

耘：你說的變跟我說的變還不一樣呢！

李：哎，你們什麼變呀變的，……都不能變，咱們看的是明天的日子，——還是明天！

新：妳說，我怎麼變了呢？

耘：你自己知道！

新：那咱就明說吧，關於咱結婚的日期，妳的意見到底是……

耘：（理直氣壯）我的意見很乾脆，早就說明白了，還用得着再說？倒是你該說說你的意見！

李：反正是明天就對了吧，還有什麼說的！

（王、興領着張大媽上，見他們正說話，躲到背後。）

新：（看到培耘的態度，不便一語道破，有些吞吐），我的意見，培耘，妳知道，正紅五月競賽哩，在競賽當中，我們廠要完成八孔橋，要修理出廠機車十八台，客車十二輛，貨車一百輛；裏面有九輛是死車，我們都要讓他們活了。我們還要超過……

耘：（有些不耐煩）我知道！

新：（還是拐彎抹角）妳知道，這些工作都離不了電焊……

耘：知道！

新：妳知道，我們班和別班挑了戰，我們要爭模範班……

耘：知道！知道！我們嘛也是一樣！我們也在競賽，我們細紗開還爭紅旗呢！你不知道？

新：知道。

耘：在這回競賽當中，強調團結；黨、團員要起模範、帶頭作用，團結羣衆，帶動羣衆，我是個團員，你不知道？

新：（儘可能地忍耐、讓步）我怎麼不知道！

耘：我們誰也向別的組挑了戰啦，我們那紅旗永遠插在我們車上！在競賽當中我還要爭取入黨，你不知道？

新：知道！知道！正因為這樣，我才堅持我的意見啦。

耘：正因為這樣，我才堅持我的意見呢！

李：（無可奈何）唉，唉，你們……你們這麼吵還有個完沒有？

新：（有些耐不住了）我真不明白妳是什麼意思？

耘：我真不明白你是什麼意思！

李：你們別吵了，你們別吵了！再……再吵……就……就把明天的好日子就誤過去了！快！……快！……

（張媽想上前勸解，被小興拉住。）

新：培耘，我實在是沒辦法了！這姻非在八點鐘鑼完不可，我沒工夫和妳吵了，關於咱們的婚事，就隨你的便吧！

耘：（更被競新半硬不軟的話激怒了，毅然決然地）我有閑工夫和你吵？隨你的便吧！你說退婚就退婚！

新：退婚可不是從我嘴裏說出來的！

耘：誰說出來的都是一樣！

李：（更不知如何是好了）你們，你們……還，還真是不成樣子！

（王、興上前，培耘媽隨在後面，一時未被發現）

王：怎麼你們越說越不對啦！

興：你們，倒是怎麼回事？

耘：問他！

李：我看都不要說了，明天就再合適沒有了！

王：他們有意見，就讓他們說說吧，還不要緊。（對耘）妳說。

李：這，……這，……

興：培耘，說吧，別怕他！

耘：（現在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我們……我們本來看的日子是……，是明天。因為正趕上競賽，商量的商量，說過了競賽再說……

興：再說什麼？

王：小興，別搞亂！培耘，妳說妳的。

耘：……本來商量好了，說過了競賽再說，……今天上午他給我媽帶了個信兒，說以前說的不算了，明天一定結婚！要不結，就退婚，你們看多厲害！？

王：競新，還是真的？

興：（幾與王同時）看你剛才裝的可合適！

新：還真是白天見鬼，還是她說的，還是她給我媽帶的信兒！她說要結婚就明天結，明天不結就退婚！剛才我媽在這兒還說了，小興，你沒聽見？

（李大媽、張大媽狼狽不堪）

興：還簡直把我鬧糊塗了！

耘：你別厚着臉皮撒賴，我走了，隨你怎麼辦！（要走）

興：唉……

張：（迎耘上前）別生氣了，這都怨我們老姐倆的過，都怨我們的過……

耘：媽？

李：培耘家媽？

張：她李大媽我看這個燈籠咱別再糊了，越糊越不亮！索性咱就撕開把話都點明了吧！

李：咱們的苦心都枉費了！

張：我早就說過，這樣辦怕不行，妳非依妳那老古板理！

李：培耘家媽，連妳也埋怨起我來了！我這也不是光爲俺競新，也是爲妳培耘啊！

張：我也沒說妳不是爲他們，可這時候妳還沒看出來，這個辦法不靈了！

新耘：你們說的還是什麼？

王興：這倒是怎麼回事？

張：我給你們說，結婚的日子是早看下的，倒是個難遇的好日子。可正趕上競賽，他倆都願意錯一錯日子，怎麼說也不服，我說，說不服就任他們去吧，她李大媽怎麼也不願意，後來就想了這麼個兩頭騙哄的辦法，對競新說俺培耘一定要結婚，對培耘說競新一定要結婚，想讓他們明天把婚結了。

衆：噢！

張：我早說，恐怕不行，她李大媽一定要這麼辦。今天下班的時候了，我等着俺培耘，一等不來，二等不來，我想莫非她到這兒來找競新了。到這兒一問，就是，我心想他們一碰頭說不定要出岔子，可不就是！

李：這麼說，錯兒都在我身上了。

張：也不能說都在妳身上，這錯兒在咱們倆身上！

新耘：你們真是！

王：是這麼一回事！